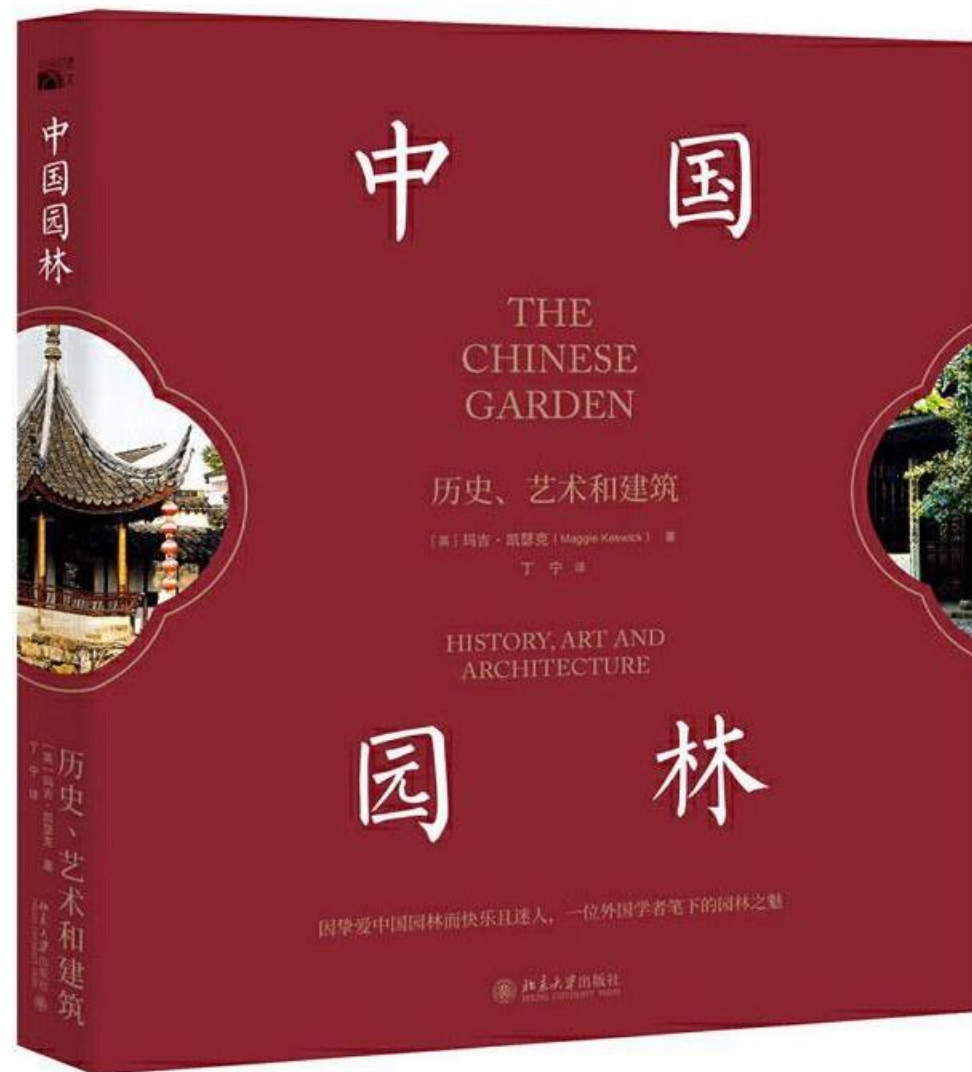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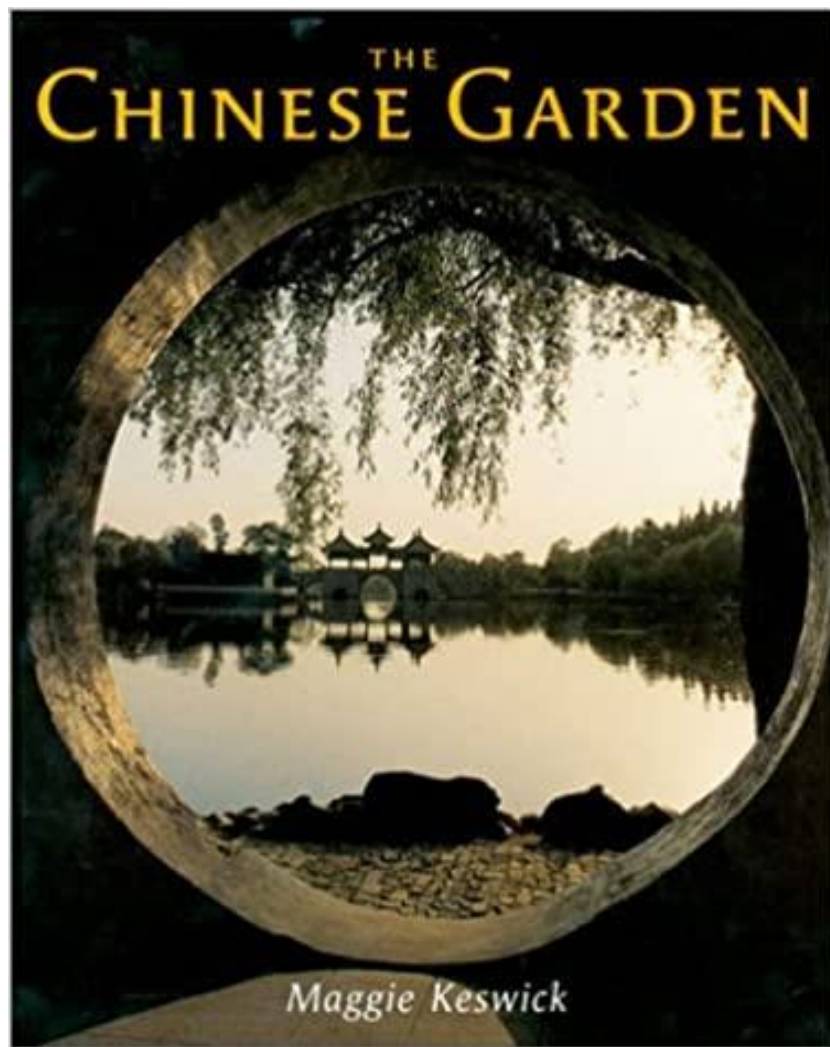


10.园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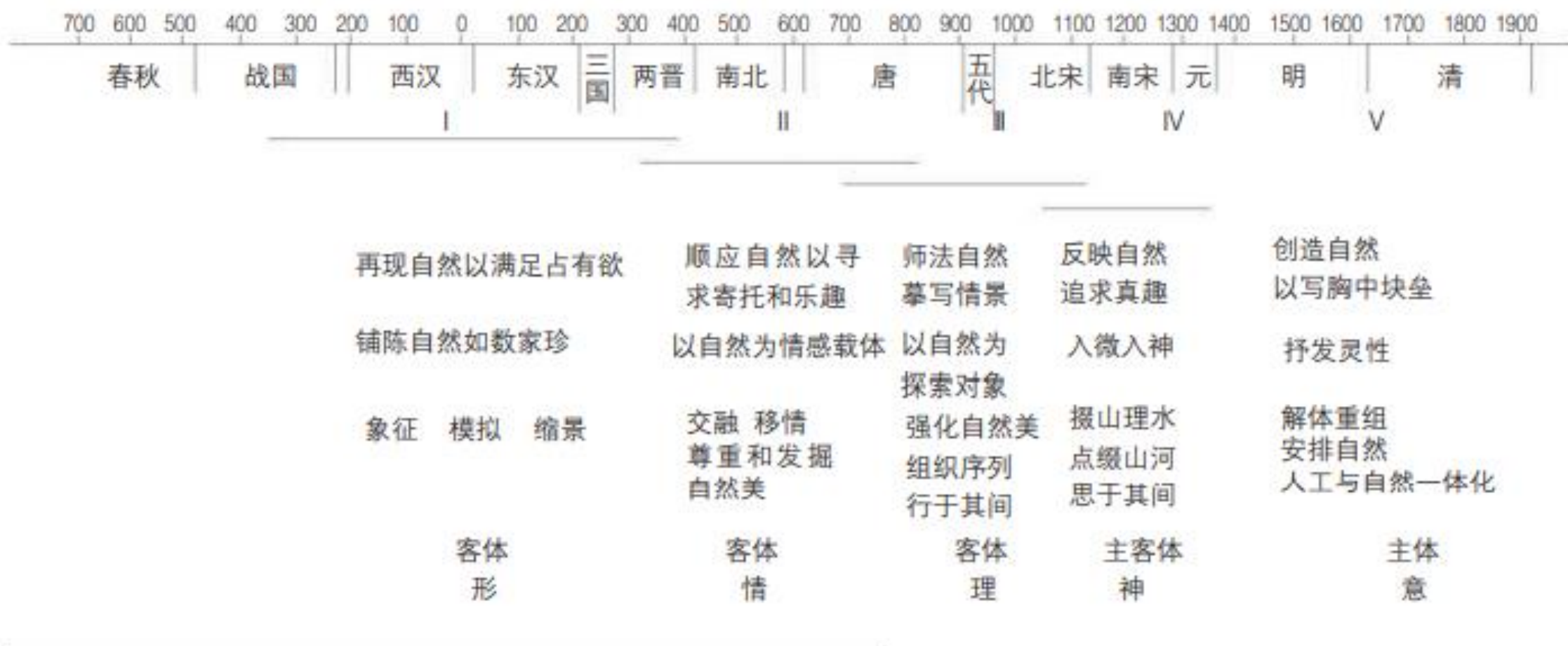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园林



冯纪忠：中国风景园林的五个时期

表 1

中国风景园林的五个时期



白居易《庐山草堂记》

- 匡庐奇秀，甲天下山。山北峰曰香炉峰，北寺曰遗爱寺。介峰寺间，其境胜绝，又甲庐山。元和十一年秋，太原人白乐天见而爱之，若远行客过故乡，恋恋不能去。因面峰腋寺，作为草堂。明年春，草堂成。三间两柱，二室四牖，广袤丰杀，一称心力。洞北户，来阴风，防徂暑也；敞南甍，纳阳日，虞祁寒也。堂中设木榻四，素屏二，漆琴一张，儒、道、佛书各三两卷。

- 乐天既来为主，仰观山，俯听泉，旁睨竹树云石，自辰及酉，应接不暇。俄而物诱气随，外适内和。一宿体宁，再宿心恬，三宿后颓然嗒然，不知其然而然。自问其故，答曰：是居也，前有平地，轮广十丈；中有平台，半平地；台南有方池，倍平台。环池多山竹野卉，池中生白莲、白鱼。又南抵石涧，夹涧有古松、老杉，大仅十人围，高不知几百尺。修柯戛云，低枝拂潭，如幢竖，如盖张，如龙蛇走。松下多灌丛，萝茑叶蔓，骈织承翳，日月光不到地，盛夏风气如八九月时。下铺白石，为出入道。堂北五步，据层崖积石，嵌空垤圉，杂木异草，盖覆其上。绿阴蒙蒙，朱实离离，不识其名，四时一色。又有飞泉，植茗，就以烹燂，好事者见，可以永日。春有锦绣谷花，夏有石门涧云，秋有虎溪月，冬有炉峰雪。阴晴显晦，昏旦含吐，千变万状，不可殚纪，覩缕而言，故云甲庐山者。

-

- 噫!凡人丰一屋，华一簣，而起居其间，尚不免有骄稳之态。今我为是物主，物至致知，各以类至，又安得不外适内和，体宁心恬哉？昔永、远、宗、雷辈十八人，同入此山，老死不返，去我千载，我知其心以是哉！
- 矧予自思：从幼迨老，若白屋，若朱门，凡所止，虽一日二日，辄覆簣土为台，聚拳石为山，环斗水为池，其喜山水，病癖如此。一旦蹇剥，来佐江郡。郡守以优容而抚我，庐山以灵胜待我，是天与我时，地与我所，卒获所好，又何以求焉？尚以冗员所羁，余累未尽，或往或来，未遑宁处。待予异时弟妹婚嫁毕，司马岁秩满，出处行止，得以自遂，则必左手引妻子，右手抱琴书，终老于斯，以成就我平生之志。清泉白石，实闻此言！因为《草堂记》。

司马光《独乐园记》

- 孟子曰：“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，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。”此王公大人之乐，非贫贱者所及也。孔子曰：“饭蔬（疏）食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在其中矣。”颜子“一簞食，一瓢饮”，“不改其乐”；此圣贤之乐，非愚者所及也。若夫“鷦鷯巢林，不过一枝；偃鼠饮河，不过满腹”，各尽其分而安之。此乃迂叟之所乐也。

- 熙宁四年迁叟始家洛，六年，买田二十亩于尊贤坊北关，以为园。其中为堂，聚书出五千卷，命之曰读书堂。堂南有屋一区，引水北流，贯宇下，中央为沼，方深各三尺。疏水为五派，注沼中，若虎爪；自沼北伏流出北阶，悬注庭中，若象鼻；自是分而为二渠，绕庭四隅，会于西北而出，命之曰弄水轩。堂北为沼，中央有岛，岛上植竹，圆若玉玦，围三丈，揽结其杪，如渔人之庐，命之曰钓鱼庵。沼北横屋六楹，厚其墉茨，以御烈日。开户东出，南北轩牖，以延凉飈，前后多植美竹，为清暑之所，命之曰种竹斋。沼东治地为百有二十畦，杂蒔草药，辨其名物而揭之。畦北植竹，方若棋局，径一丈，屈其杪，交桐掩以为屋。植竹于其前，夹道如步廊，皆以蔓药覆之，四周植木药为藩援，命之曰采药圃。圃南为六栏，芍药、牡丹、杂花，各居其二，每种止植两本，识其名状而已，不求多也。栏北为亭，命之曰浇花亭。洛城距山不远，而林薄茂密，常若不得见，乃于园中筑台，构屋其上，以望万安、轘辕，至于太室，命之曰见山台。

- 迂叟平日多处堂中读书，上师圣人，下友群贤，窥仁义之源，探礼乐之绪，自未始有形之前，暨四达无穷之外，事物之理，举集目前。所病者，学之未至，夫又何求于人，何待于外哉！志倦体疲，则投竿取鱼，执纆⑤采药，决渠灌花，操斧伐竹，濯热盥手，临高纵目，逍遥相羊，惟意所适。明月时至，清风自来，行无所牵，止无所框，耳目肺肠，悉为已有。踽踽焉，洋洋焉，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。因合而命之曰独乐园。
- 或咎迂叟曰：“吾闻君子所乐必与人共之，今吾子独取足于己不及人，其可乎？”迂叟谢曰：“叟愚，何得比君子？自乐恐不足，安能及人？况叟之所乐者薄陋鄙野，皆世之所弃也，虽推以与人，人且不取，岂得强之乎？必也有人肯同此乐，则再拜而献之矣，安敢专之哉！”

祁彪佳《寓山注》

- 予家高士里，固山阴道上也。家旁小山，若有夙缘者，其名曰“寓”。往予童稚时，季超、止祥两兄以斗粟易之。剔石栽松，躬荷畚鍤，手足为之胼胝。予时亦捧土作婴儿戏。迨后余二十年，松渐高，石亦渐古，季超兄辄弃去，余则委置于丛篁灌莽中。予自引疾南归，偶一过之，于二十年前情事，若有感触焉者。于是卜筑之兴，遂勃不可遏，此开园之始末也。

- 卜筑之初，仅欲三五楹而止。客有指点之者，某可亭，某可榭。予听之漠然，以为意不及此。及于徘徊数回，不觉问客之言，耿耿胸次。某亭、某榭，果有不可无者。前役未罢，辄于胸怀所及，不觉领异拔新，迫之而出。每至路穷径险，则极虑穷思，形诸梦寐，便有别辟之境地，若为天开。以故兴愈鼓，趣亦愈浓。朝而出，暮而归。祁寒盛暑，体粟汗浹，不以为苦。两年以来，囊中如洗。予亦病而愈，愈而复病，此开园之痴癖也。

- 园尽有山之三面，其下平田十余亩，水石半之，室庐与花木半之。其他轩与斋类，而幽敞各极其致。室与山房类，而高下分标共胜。与夫为桥、为榭、为径、为峰，参差点缀。大抵虚者实之，实者虚之；聚者散之，散者聚之；险者夷之，夷者险之。如良医之治病，攻补互投；如良将之治兵，奇正并用；如名手作画，不使一笔不灵；如名流作文，不使一语不韵。此开园之营构也。

- 园开于乙亥之仲冬，至丙子孟春，草堂告成，斋与轩亦已就绪。迨于中夏，经营复始。一径未通，意犹不慊也。于是疏凿之工复始。于十一月自冬历丁丑之春，凡一百余日，曲池穿牖，飞沼拂几，绿映朱栏，丹流翠壑，乃可以称园矣。此开园之岁月也。
- 至于园以外山川之丽，古称万壑千岩。园以内花木之繁，不止七松五柳。四时之景，都堪泛月迎风。三径之中，自可呼云醉雪。此予亦不暇缕述之矣。

《园冶》全文

【自序】

不佞少以绘名，性好搜奇，最喜关全、荆浩笔意，每宗之。游燕及楚，中岁归吴(江苏)，择居润州。环润皆佳山水，润之好事者，取石巧者置竹木间为假山，予偶观之，为发一笑。或问曰：“何笑？”予曰：“世所闻有真斯有假，胡不假真山形，而假迎勾芒者之拳磊乎？”或曰：“君能之乎？”遂偶为成“壁”，睹观者俱称：“俨然佳山也。”遂播名于远近。

适晋陵方伯吴又于公闻而招之。公得基于城东，乃元朝温相故园，仅十五亩。公示予曰：“斯十亩为宅，余五亩，可效司马温公‘独乐’制。”予观其基形最高，而穷其源最深，乔木参天，虬枝拂地。予曰：“此制不第宜掇石而高，且宜搜土而下，令乔木参差山腰，蟠根嵌石，宛若画意；依水而上，构亭台错落池面，篆壑飞廊，想出意外。”落成，公喜曰：“从进而出，计步仅四百，自得谓江南之胜，惟吾独收矣。”别有小筑，片山斗室，予胸中所蕴奇，亦觉发抒略尽，益复自喜。

时汪士衡中翰，延予銓江西筑，似为合志，与又于公所构，并骋南北江焉。暇草式所制，名《园牧》尔。姑孰曹元甫先生游于兹，主人皆予盘桓信宿。先生称赞不已，以为荆关之绘也，何能成于笔底？予遂出其式视先生。先生曰：“斯千古未闻见者，何以云‘牧’？斯乃君之开辟，改之曰‘冶’可矣。”

时崇禎辛未之秋杪否道人暇于扈冶堂中题。

园冶卷一

【兴造论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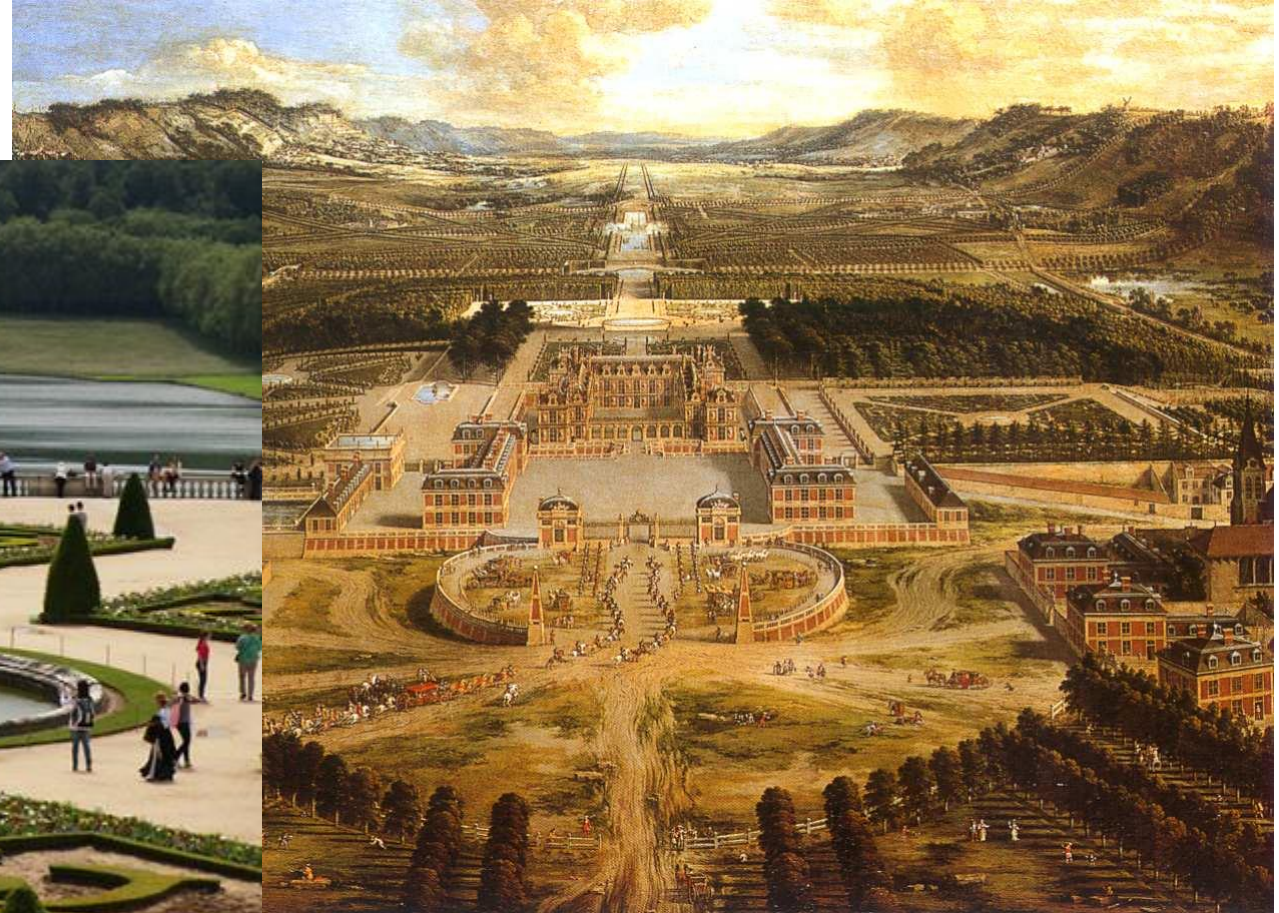
世之兴造，专主鸠匠，独不闻三分匠、七分主人之谚乎？非主人也，能主之人也。古公输巧，陆云精艺，其人岂执斧斤者哉？若匠惟雕镂是巧，排架是精，一梁一柱，定不可移，俗以“无窍之人”呼之，其确也。故凡造作，必先相地立基，然后定其间进，量其广狭，随曲合方，是在主者，能妙于得体合宜，未可拘率。假如基地偏缺，邻嵌何必欲求其齐，其屋架何必拘三、五间，为进多少？半间一广，自然雅称，斯所谓“主人之七分”也。第园筑之主，犹须什九，而用匠什一，何也？

园林巧于“因”、“借”，精在“体”、“宜”，愈非匠作可为，亦非主人所能自主者，须求得人，当要节用。“因”者：随基势之高下，体形之端正，碍木删桢，泉流石注，互相借资；宜亭斯亭，宜榭斯榭，不妨偏径，顿置婉转，斯谓“精而合宜”者也。“借”者：园虽别内外，得景则无拘远近，晴峦耸秀，绀宇凌空，极目所至，俗则屏之，嘉则收之，不分町疃，尽为烟景，斯所谓“巧而得体”者也。体、宜、因、借，匪得其人，兼之惜费，则前工并弃，既有后起之输、云，何传于世？予亦恐浸失其源，聊绘式于后，为好事者公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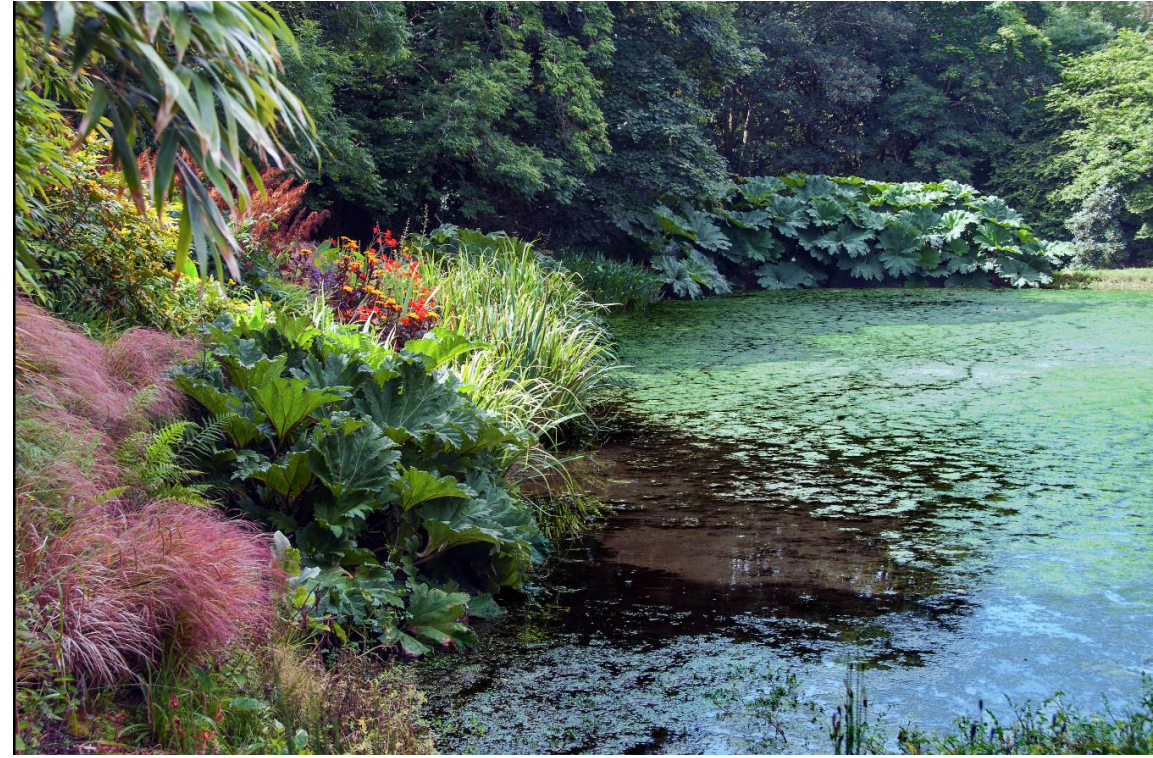
Allen Carlso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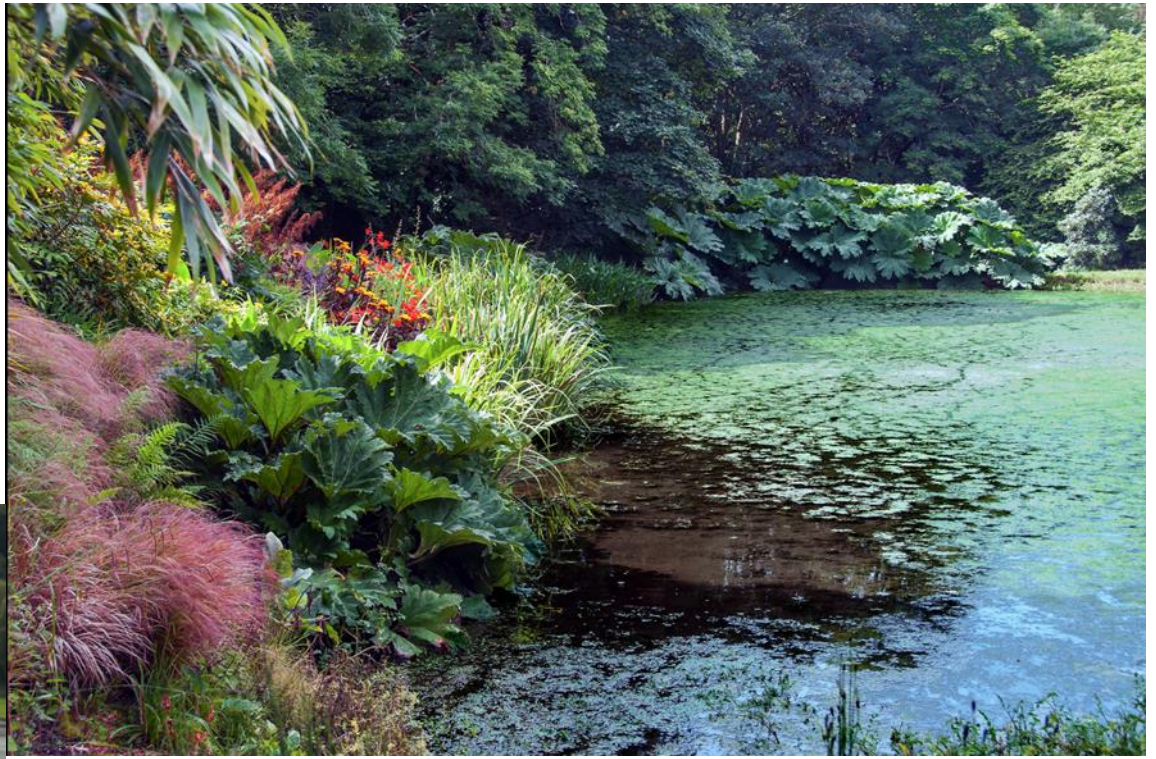
- Two types of gardens exemplify harmonious relationships between art and nature: “French-style” formal gardens and “English-style” natural gardens
- The types of gardens exemplify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art and nature are also two: topiary gardens and Japanese gardens.

“French-style” formal garden



“English-style” natural garden 博奈森庄园





topiary garden



Japanese garden









园林类型

集中意识	附带意识	园林类型
自然	艺术	英式园林
艺术	自然	法式园林
自然	艺术	修剪园林 topiary gardens
艺术	自然	
自然的本质	自然-艺术	日式园林
艺术的本质	自然-艺术	中式园林
意	自然-艺术	写意（文人）园林

想园：超越之园

- 孙新斋：想园
- 孙坦夫：想想园
- 园林-绘画-诗文

红楼梦中的大观园（第17回）

- 刚至园门，只见贾珍带领许多执事人旁边侍立。贾政道：“你且把园门关上，我们先瞧外面，再进去。”贾珍命人将门关上。贾政先秉正看门，只见正门五间，上面筒瓦泥鳅脊，那门栏窗俱是细雕时新花样，并无朱粉涂饰。一色水磨群墙，下面白石台阶，凿成西番莲花样。左右一望，雪白粉墙，下面虎皮石砌成纹理，不落富丽俗套，自是喜欢。遂命开门进去。只见一带翠嶂挡在面前。众清客都道：“好山，好山！”贾政道：“非此一山，一进来园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，更有何趣？”众人都道：“极是。非胸中大有丘壑，焉能想到这里。”说毕，往前一望，见白石峻嶒，或如鬼怪，或似猛兽，纵横拱立。上面苔藓斑驳，或藤萝掩映，其中微露羊肠小径。贾政道：“我们就从此小径游去，回来由那一边出去，方可遍览。”

- 说毕，命贾珍前导，自己扶了宝玉，逶迤走进山口。抬头忽见山上有镜面白石一块，正是迎面留题处。贾政回头笑道：“诸公请看，此处题以何名方妙？”众人听说，也有说该题“叠翠”二字的，也有说该题“锦嶂”的，又有说“赛香炉”的，又有说“小终南”的，种种名色，不止几十个。原来众客心中，早知贾政要试宝玉的才情，故此只将些俗套敷衍。宝玉也知此意。贾政听了，便回头命宝玉拟来。宝玉道：“尝听见古人说：‘编新不如述旧，刻古终胜雕今。’况这里并非主山正景，原无可题，不过是探景的一进步耳。莫如直书古人‘曲径通幽’这旧句在上，倒也大方。”众人听了，赞道：“是极，好极！二世兄天分高，才情远，不似我们读腐了书的。”贾政笑道：“不当过奖他。他年小的人，不过以一知充十用，取笑罢了。再俟选拟。”

- 说着，进入石洞，只见佳木茏葱，奇花烂漫，一带清流，从花木深处泻于石隙之下。再进数步，渐向北边，平坦宽豁，两边飞楼插空，雕甍绣槛，皆隐于山坳树杪之间。俯而视之，但见青溪泻玉，石磴穿云，白石为栏，环抱池沼，石桥三港，兽面衔吐。桥上有亭，贾政与诸人到亭内坐了，问：“诸公以何题此？”诸人都说：“当日欧阳公《醉翁亭记》有云‘有亭翼然’，就名‘翼然’罢。”贾政笑道：“‘翼然’虽佳，但此亭压水而成，还须偏于水题为称。依我拙裁，欧阳公句：‘泻于两峰之间’，竟用他这一个‘泻’字。”有一客道：“是极，是极。竟是‘泻玉’二字妙。”贾政拈须寻思，因叫宝玉也拟一个来。宝玉回道：“老爷方才所说已是。但如今追究了去，似乎当日欧阳公题酿泉用一‘泻’字则妥，今日此泉也用‘泻’字，似乎不妥。况此处既为省亲别墅，亦当依应制之体，用此等字亦似粗陋不雅。求再拟蕴藉含蓄者。”贾政笑道：“诸公听此论何如？方才众人编新，你说‘不如述古’；如今我们述古，你又说粗陋不妥。你且说你的。”宝玉道：“用‘泻玉’二字，则不若‘沁芳’二字，岂不新雅？”贾政拈须点头不语。众人都忙迎合，称赞宝玉才情不凡。贾政道：“匾上二字容易。再作一副七言对来。”宝玉四顾一望，机上心来，乃念道：“绕堤柳借三篙翠，隔岸花分一脉香。”贾政听了，点头微笑。众人又称赞了一番。

- 于是出亭过池，一山一石，一花一木，莫不着意观览。忽抬头见前面一带粉垣数楹修舍，有千百竿翠竹遮映。众人都道：“好个所在！”于是大家进入，只见进门便是曲折游廊，阶下石子漫成甬路，上面小小三间房舍，两明一暗，里面都是合着地步打的床几椅案。从里间房里，又有一小门，出去却是后园，有大株梨花，阔叶芭蕉，又有两间小小退步。后院墙下忽开一隙，得泉一派，开沟尺许，灌入墙内，绕阶缘屋至前院，盘旋竹下而出。贾政笑道：“这一处倒还好，若能月夜至此窗下读书，也不枉虚生一世。”说着便看宝玉，唬的宝玉忙垂了头。众人忙用闲话解说。又二客说：“此处的匾该题四个字。”贾政笑问：“那四字？”一个道是：“淇水遗风。”贾政道：“俗。”又一个道是：“睢园遗迹。”贾政道：“也俗。”贾珍在旁说道：“还是宝兄弟拟一个罢。”贾政道：“他未曾做，先要议论人家的好歹，可见是个轻薄东西。”众客道：“议论的是，也无奈他何。”贾政忙道：“休如此纵了他。”因说道：“今日任你狂为乱道，等说出议论来，方许你做。方才众人说的，可有使得的没有？”宝玉见问，便答道：“都似不妥。”贾政冷笑道：“怎么不妥？”宝玉道：“这是第一处行幸之所，必须颂圣方可。若用四字的匾，又有古人现成的，何必再做？”贾政道：“难道‘淇水’、‘睢园’不是古人的？”宝玉道：“这太板了。莫若‘有凤来仪’四字。”众人都哄然叫妙。贾政点头道：“畜生，畜生！可谓‘管窥蠡测’矣。”因命：“再题一联来。”宝玉便念道：“宝鼎茶闲烟尚绿，幽窗棋罢指犹凉。”贾政摇头道：“也未见长。”说毕，引入出来。

- 方欲走时，忽想起一事来，问贾珍道：“这些院落屋宇，并几案桌椅都算有了。还有那些帐幔帘子并陈设玩器古董，可也都是一处一处合式配就的么？”贾珍回道：“那陈设的东西早已添了许多，自然临期合式陈设。帐幔帘子，昨日听见琏兄弟说，还不全。那原是一起工程之时就画了各处的图样，量准尺寸，就打发人办去的；想必昨日得了一半。”贾政听了，便知此事不是贾珍的首尾，便叫人去唤贾琏。一时来了，贾政问他：“共有几宗？现今得了几宗？尚欠几宗？”贾琏见问，忙向靴筒内取出靴掖里装的一个纸折略节来，看了一眼，回道：“妆蟒洒堆、刻丝弹墨并各色绸绫大小幔子一百二十架，昨日得了八十架，下欠四十架。帘子二百挂，昨日俱得了。外有猩猩毡帘二百挂，湘妃竹帘一百挂，金丝藤红漆竹帘一百挂，黑漆竹帘一百挂，五彩线络盘花帘二百挂，每样得了一半，也不过秋天都全了。椅搭、桌围、床裙、机套，每分一千二百件，也有了。”

- 一面说，一面走，忽见青山斜阻。转过山怀中，隐隐露出一带黄泥墙，墙上皆用稻茎掩护。有几百枝杏花，如喷火蒸霞一般。里面数楹茅屋，外面却是桑、榆、槿、柘各色树稚新条，随其曲折，编就两溜青篱。篱外山坡之下，有一土井，旁有桔槔辘轳之属；下面分畦列亩，佳蔬菜花，一望无际。贾政笑道：“倒是此处有些道理。虽系人力穿凿，却入目动心，未免勾引起我归农之意。我们且进去歇息歇息。”说毕，方欲进去，忽见篱门外路旁有一石，亦为留题之所。众人笑道：“更妙，更妙！此处若悬匾待题，则田舍家风一洗尽矣。立此一碣，又觉许多生色，非范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尽其妙。”贾政道：“诸公请题。”众人云：“方才世兄云：‘编新不如述旧。’此处古人已道尽矣：莫若直书‘杏花村’为妙。”贾政听了，笑向贾珍道：“正亏提醒了我。此处都好，只是还少一个酒幌，明日竟做一个来，就依外面村庄的式样，不必华丽，用竹竿挑在树梢头。”贾珍答应了，又回道：“此处竟不必养别样雀鸟，只养些鹅、鸭、鸡之类，才相称。”贾政与众人都说好。

- 贾政又向众人道：“‘杏花村’固佳，只是犯了正村名，直待请名方可。”众客都道：“是呀！如今虚的，却是何字样好呢？”大家正想，宝玉却等不得了，也不等贾政的话，便说道：“旧诗云：‘红杏梢头挂酒旗。’如今莫若且题以‘杏帘在望’四字。”众人都道：“好个‘在望’！又暗合‘杏花村’意思。”宝玉冷笑道：“村名若用‘杏花’二字，便俗陋不堪了。唐人诗里，还有‘柴门临水稻花香’，何不用‘稻香村’的妙？”众人听了，越发同声拍手道妙。贾政一声断喝：“无知的畜生！你能知道几个古人，能记得几首旧诗，敢在老先生们跟前卖弄！方才任你胡说，也不过试你的清浊，取笑而已，你就认真了！”

- 说着，引众人步入茆堂，里面纸窗木榻，富贵气象一洗皆尽。贾政心中自是欢喜，却瞅宝玉道：“此处如何？”众人见问，都忙悄悄的推宝玉教他说好。宝玉不听人言，便应声道：“不及‘有凤来仪’多了。”贾政听了道：“咳！无知的蠢物，你只知朱楼画栋、恶赖富丽为佳，那里知道这清幽气象呢？终是不读书之过！”宝玉忙答道：“老爷教训的固是，但古人云‘天然’二字，不知何意？”众人见宝玉牛心，都怕他讨了没趣；今见问“天然”二字，众人忙道：“哥儿别的都明白，如何‘天然’反要问呢？天然者，天之自成，不是人力之所为的。”宝玉道：“却又来！此处置一田庄，分明是人力造作成的：远无邻村，近不负郭，背山无脉，临水无源，高无隐寺之塔，下无通市之桥，峭然孤出，似非大观，那及前数处有自然之理、自然之趣呢？虽种竹引泉，亦不伤穿凿。古人云‘天然图画’四字，正恐非其地而强为其地，非其山而强为其山，即百般精巧，终不相宜……”未及说完，贾政气的喝命：“出去！”才出去，又喝命：“回来！”命：“再题一联，若不通，一并打嘴巴！”宝玉吓的战兢兢的，半日，只得念道：“新绿涨添浣葛处，好云香护采芹人。”

- 贾政听了，摇头道：“更不好。”一面引人出来，转过山坡，穿花度柳，抚石依泉，过了茶架，入木香棚，越牡丹亭，度芍药圃，到蔷薇院，傍芭蕉坞里盘旋曲折。忽闻水声潺潺，出于石洞；上则萝薜倒垂，下则落花浮荡。众人都道：“好景，好景！”贾政道：“诸公题以何名？”众人道：“再不必拟了，恰恰乎是‘武陵源’三字。”贾政笑道：“又落实了，而且陈旧。”众人笑道：“不然就用‘秦人旧舍’四字也罢。”宝玉道：“越发背谬了。‘秦人旧舍’是避乱之意，如何使得？莫若‘蓼汀花溆’四字。”贾政听了道：“更是胡说。”

- 于是贾政进了港洞，又问贾珍：“有船无船？”贾珍道：“采莲船共四只，座船一只，如今尚未造成。”贾政笑道：“可惜不得入了！”贾珍道：“从山上盘道也可以进去的。”说毕，在前导引，大家攀藤抚树过去。只见水上落花愈多，其水愈加清溜，溶溶荡荡，曲折萦纡。池边两行垂柳，杂以桃杏遮天，无一些尘土。忽见柳阴中又露出一个折带朱栏板桥来，度过桥去，诸路可通，便见一所清凉瓦舍，一色水磨砖墙，清瓦花堵。那大主山所分之脉皆穿墙而过。贾政道：“此处这一所房子，无味的很。”因步入门时，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珑山石来，四面群绕各式石块，竟把里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。且一树花木也无，只见许多异草，或有牵藤的，或有引蔓的，或垂山岭，或穿石脚，甚至垂檐绕柱，萦砌盘阶，或如翠带飘摇，或如金绳蟠屈，或实若丹砂，或花如金桂，味香气馥，非凡花之可比。贾政不禁道：“有趣！只是不大认识。”有的说：“是薜荔藤萝。”贾政道：“薜荔藤萝那得有此异香？”宝玉道：“果然不是。这众草中也有藤萝薜荔。那香的是杜若蘅芜，那一种大约是箭兰，这一种大约是金葛，那一种是金钱草，这一种是玉罗藤，红的自然是紫芸，绿的定是青芷。想来那《离骚》、《文选》所有的那些异草：有叫作什么霍纳姜汇的，也有叫作什么纶组紫绛的。还有什么石帆、清松、扶留等样的，见于左太冲《吴都赋》。又有叫作什么绿萼的，还有什么丹椒、蘼芜、风莲，见于《蜀都赋》。如今年深岁改，人不能识，故皆象形夺名，渐渐的唤差了，也是有的。”未及说完，贾政喝道：“谁问你来？”唬的宝玉倒退，不敢再说。

- 贾政因见两边俱是超手游廊，便顺着游廊步入，只见上面五间清厦，连着卷棚，四面出廊，绿窗油壁，更比前清雅不同。贾政叹道：“此轩中煮茗操琴，也不必再焚香了。此造却出意外，诸公必有佳作新题以颜其额，方不负此。”众人笑道：“莫若‘兰风蕙露’贴切了。”贾政道：“也只好用这四字。其联云何？”一人道：“我想了一对，大家批削改正。道是：‘麝兰芳霭斜阳院，杜若香飘明月洲。’”众人道：“妙则妙矣！只是‘斜阳’二字不妥。”那人引古诗“蘼芜满院泣斜阳”句，众人云：“颓丧，颓丧！”又一人道：“我也有一联，诸公评阅评阅。”念道：“三径香风飘玉蕙，一庭明月照金兰。”贾政拈须沉吟，意欲也题一联。忽抬头见宝玉在旁不敢作声，因喝道：“怎么你应说话时又不说了！还要等人请教你不成？”宝玉听了回道：“此处并没有什么‘兰麝’、‘明月’、‘洲渚’之类，若要这样着迹说来，就题二百联也不能完。”贾政道：“谁按着你的头，教你必定说这些字样呢？”宝玉道：“如此说，则匾上莫若‘蘅芷清芬’四字。对联则是：‘吟成豆蔻诗犹艳，睡足茶 梦亦香。’”贾政笑道：“这是套的‘书成蕉叶文犹绿’，不足为奇。”众人道：“李太白‘凤凰台’之作，全套‘黄鹤楼’。只要套得妙。如今细评起来，方才这一联竟比‘书成蕉叶’尤觉幽雅活动。”贾政笑道：“岂有此理。”

- 说着，大家出来。走不多远，则见崇阁巍峨，层楼高起，面面琳宫合抱，迢迢复道萦纡。青松拂檐，玉兰绕砌；金辉兽面，彩焕螭头。贾政道：“这是正殿了。只是太富丽了些！”众人都道：“要如此方是。虽然贵妃崇尚节俭，然今日之尊，礼仪如此，不为过也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走，只见正面现出一座玉石牌坊，上面龙蟠螭护，玲珑凿就。贾政道：“此处书以何文？”众人道：“必是‘蓬莱仙境’方妙。”贾政摇头不语。宝玉见了这个所在，心中忽有所动，寻思起来，倒像在那里见过的一般，却一时想不起那年那日的事了。贾政又命他题咏，宝玉只顾细思前景，全无心于此了。众人不知其意，只当他受了这半日折磨，精神耗散，才尽词穷了，再要牛难逼迫着了急，或生出事来，倒不便。遂忙都劝贾政道：“罢了，明日再题罢了。”贾政心中也怕贾母不放心，遂冷笑道：“你这畜生，也竟有不能之时了。也罢，限你一日，明日题不来，定不饶你。这是第一要紧处所，要好生作来！”

- 说着，引人出来，再一观望，原来自进门至此，才游了十之五六。又值人来回，有雨村处遣人回话。贾政笑道：“此数处不能游了。虽如此，到底从那一边出去，也可略观大概。”说着，引客行来，至一大桥，水如晶帘一般奔入。原来这桥边是通外河之闸，引泉而入者。贾政因问：“此闸何名？”宝玉道：“此乃沁芳源之正流，即名‘沁芳闸’。”贾政道：“胡说，偏不用‘沁芳’二字。”

- 于是一路行来，或清堂，或茅舍，或堆石为垣，或编花为门，或山下得幽尼佛寺，或林中藏女道丹房，或长廊曲洞，或方厦圆亭：贾政皆不及进去。因半日未尝歇息，腿酸脚软，忽又见前面露出一所院落来，贾政道：“到此可要歇息歇息了。”说着一径引入，绕着碧桃花，穿过竹篱花障编就的月洞门，俄见粉垣环护，绿柳周垂。贾政与众人进了门，两边尽是游廊相接，院中点衬几块山石，一边种几本芭蕉，那一边是一树西府海棠，其势若伞，丝垂金缕，葩吐丹砂。众人都道：“好花，好花！海棠也有，从没见过这样好的。”贾政道：“这叫做‘女儿棠’，乃是外国之种，俗传出‘女儿国’，故花最繁盛，——亦荒唐不经之说耳。”众人道：“毕竟此花不同，‘女国’之说，想亦有之。”宝玉云：“大约骚人咏士以此花红若施脂，弱如扶病，近乎闺阁风度，故以‘女儿’命名，世人以讹传讹，都未免认真了。”众人都说：“领教！妙解！”一面说话，一面都在廊下榻上坐了。贾政因道：“想几个什么新鲜字来题？”一客道：“‘蕉鹤’二字妙。”又一个道：“‘崇光泛彩’方妙。”贾政与众人都道：“好个‘崇光泛彩’！”宝玉也道：“妙。”又说：“只是可惜了！”众人问：“如何可惜？”宝玉道：“此处蕉棠两植，其意暗蓄‘红’‘绿’二字在内，若说一样，遗漏一样，便不足取。”贾政道：“依你如何？”宝玉道：“依我，题‘红香绿玉’四字，方两全其美。”贾政摇头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！”

- 说着，引入进入房内。只见其中收拾的与别处不同，竟分不出间隔来。原来四面皆是雕空玲珑木板，或“流云百蝠”，或“岁寒三友”，或山水人物，或翎毛花卉，或集锦，或博古，或万福万寿，各种花样，皆是名手雕镂五彩，销金嵌玉的。一榻一榻，或贮书，或设鼎，或安置笔砚，或供设瓶花，或安放盆景。其式样或圆或方，或葵花蕉叶，或连环半壁，真是花团锦簇，剔透玲珑。倏尔五色纱糊，竟系小窗；倏尔彩绦轻覆，竟系幽户。且满墙皆是随依古董玩器之形抠成的槽子，如琴、剑、悬瓶之类，俱悬于壁，却都是与壁相平的。众人都赞：“好精致！难为怎么做的！”原来贾政走进来了，未到两层，便都迷了旧路，左瞧也有门可通，右瞧也有窗隔断，及到跟前，又被一架书挡住，回头又有窗纱明透门径。及至门前，忽见迎面也进来了一起人，与自己的形相一样，——却是一架大玻璃镜。转过镜去，一发见门多了。贾珍笑道：“老爷随我来，从这里出去就是后院，出了后院倒比先近了。”引着贾政及众人转了两层纱厨，果得一门出去，院中满架蔷薇。转过花障，只见青溪前阻。众人诧异：“这水又从何而来？”贾珍遥指道：“原从那闸起流至那洞口，从东北山凹里引到那村庄里，又开一道岔口，引至西南上，共总流到这里，仍旧合在一处，从那墙下出去。”众人听了，都道：“神妙之极！”说着，忽见大山阻路，众人都迷了路，贾珍笑道：“跟我来。”乃在前导引，众人随着，由山脚下一转，便是平坦大路，豁然大门现于面前，众人都道：“有趣，有趣！搜神夺巧，至于此极！”于是大家出来。

阅读资料

- 冯纪忠《人与自然——从比较园林史看建筑发展趋势》，载《中国园林》2010.11